

平

架

——三省坡下僑家人的文化生活



余达忠 / 著

作家出版社

平

架

——三省坡下侗家人的文化生活

余达忠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架——三省坡下侗家人的文化生活 / 余达忠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6
(中国作家丛书)

ISBN 7-5063-3646-4

I. 平… II. 余… III. 文学-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32356号

平架——三省坡下侗家人的文化生活

作 者: 余达忠

责任编辑: 贺 萍

封面设计: 余 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026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9

印数: 1-2000册

版次: 2006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0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63-3646-4

定价: 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让洪洲琵琶歌走向世界

宋维安

民族文化的热心人，侗族作家余达忠老师的又一本专著《平架——三省坡下侗家人的文化生活》即将出版问世了。作者推我为之作序，我实感难以胜任。作为一个出生于乡村，又长期在基层工作的行政干部，突然要为一个文化人，一个学者的大作作序，这确实是难以为继的。但从工作的立场，从民族感情的立场来看，我又深深的觉得不能推辞，也不便推辞。我是一个侗家人，是侗乡的土地和侗族母亲养育了我，我深深的爱着生长养育我的这片纯厚的土地，深深的爱着我的伟大的民族，爱着我的侗民族的文化，愿意为我的民族，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尽我的绵薄之力。凡是于民族文化的宣传有益的工作我都愿意做，凡是能推动民族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工作，我都会积极投入。当余达忠老师将这部近二十万字的沉甸甸的书稿通过程周烈转到我的手上时，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还是决定尽我所能写下我的感受与感激。余教授为了挖掘整理和宣传推介我们侗族文化，不辞辛劳，翻山越岭，走村串寨，入村入户，入境入情，查今问史，采访调研，把一部近二十万字的文情并茂的长篇专著完成了，难道我就没有一点责任和义务为之添上一砖一瓦吗？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我只能选择前者，就是献丑也罢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曾多次到洪洲镇蹬点、驻队，抓中心工



作，特别是2002年，我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县委安排我联系洪洲镇，并负责抓平架村党建扶贫点。因工作关系，我也走遍了洪洲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对洪洲镇的经济社会、乡土人情了解不少，对三省坡下侗家人的文化生活也是十分喜爱，情有独钟。我早就盼望有一天，作家们把这一片秀丽山水，独特风情，优秀文化记录下来，宣传介绍出去。今天总算愿望实现了。

读了余教授《平架——三省坡下侗家人的文化生活》专著后，我很高兴，很受感动。可惜那次我没有机会陪同余教授一起到洪洲采风，不能感受作家体验生活的情景。想不到作者只凭不足半月的实地采访和体验生活，他得到的东西竟比我长时间蹬在那里还要多得多，深得多，全得多。他采用亲身体验和耳闻目睹的游记手法，多层次、多角度、贴切生动地描绘了三省坡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侗家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同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区域侗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古朴独特的文化内涵，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侗乡人民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的勤劳和智慧。我的感觉是余教授写的这本书把三省坡下的民风民俗、文化历史写全了，写透了，要高度有高度，要深度有深度，要广度有广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洪洲位于黔湘桂三省交界处的三省坡下，平架地处洪洲侗族文化腹地。洪洲自宋代有文字记载，到今已有七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也有说法是早在新石器时期，侗家的先祖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三省坡下的侗家人也同所有侗族人民一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所不同的是三省坡下这块土地，千百年来不管历史如何变迁，风暴浪潮如何洗礼，现代文明怎样冲击渗透，它依然神色不变，乡风不改，原汁原味的葆有侗族文化的传统与本质。今日的侗乡更美，青山叠翠，碧水萦回，既有四通八达的道路，又有行舟楫伐的江河，既有古木参天的森林，又有稻香四溢的田坝。侗寨

仍保留着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鳞次栉比的吊脚木楼静静伫立，而且巍然屹立的鼓楼建得更高，造型优美的风雨桥造得更多更好，姑娘小伙的民族盛装穿得更华丽更鲜亮，侗族歌舞唱得更响跳得更欢，侗族繁多的节日和民俗过得更隆重更盛大，这就是三省坡下侗家人的生活的韵味。男女老幼人人爱唱爱听的“洪洲琵琶歌”，是三省坡下侗家人文化生活的主体和“专利”，最早起源于平架，后流传洪洲片区40多个侗寨。由于曲调优雅，风格独特，全国唯一，全球无双。上世纪八十年代，黔东南州文化局把平架琵琶歌命名为“洪洲琵琶歌”。人们也称平架琵琶歌。这是三省坡下的侗家人最要引以为骄傲与自豪的。

三省坡下的侗家人与众不同的就是它的独树一帜的琵琶歌和妇女的头巾、服饰。特别是祭萨、过节、迎宾和表演时，朴实大方，艳丽夺目的妇女服饰配上假嗓美声琵琶歌众人合唱，曲调高雅，声音宏亮，动作协调，阵容壮观，人看人爱。它一旦走出寨门，就像一朵绝世奇观的鲜花，让世人震惊和向往，它一旦走进艺术殿堂，就是一颗明珠，放到哪里，就在哪里闪光。近些年来，洪洲琵琶歌不断出乡、出县、出省、出国表演展示，也有不少国内国外专家学者和游客慕名来到洪洲侗乡考察采风。2005年，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梁庭望教授来到平架，观看了琵琶歌后，感慨万分，即提笔为琵琶歌题词“天籁之音”。全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农冠品考察平架时，见到了老人教歌，小孩学歌，人人都会琵琶歌的生动情景，非常高兴，他提议在平架建立洪洲琵琶歌保护传承基地，并亲笔写下了“洪洲琵琶歌基地”七个大字赠送平架。洪洲琵琶歌古朴优美，很快受到全社会的赞赏和承认，2006年4月国务院把洪洲琵琶歌正式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洪洲琵琶歌如此神秘，如此魅力无穷，原因正是余达忠教授所描绘的那样，琵琶歌在侗家人那里，它不只是“歌”，而是侗家人的根，侗



家人的命，是侗家人的生活与生命形式，是侗家人的过去，也是侗家人的未来。侗家人的文化不仅需要在侗乡得到保护和发展，而且也需要把侗乡的精美文化推向世界，让人类共同分享本来属于人类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精神资源。

让洪洲琵琶歌走向世界！

2006年7月于黎平

（宋维安系黎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琵琶歌

程周烈

我的老家在黎平县尚重镇育洞村，那是黎平县的西北角，是侗族著名的四十八寨之一，也是一个琵琶歌的流行地区，是尚重琵琶歌的流行地区，我从小就是在琵琶歌的优美旋律中长大的。虽然12岁以后，离开家乡，在外求学、工作，侗话说的少了，琵琶歌听的少了，但琵琶歌依然唱响在我的心灵深处。或许真是与琵琶歌有独特的缘份，六年前，县里一纸调令，将我由政府办调至黎平县东南的洪洲镇任镇长、书记。这是侗族琵琶歌的又一个流行地区，是著名的洪洲琵琶歌的流行地区。

琵琶歌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永远的结。

一到洪洲，我就进了平架，姑娘们为我唱琵琶歌的情景今天依然历历在目。看到为我演唱琵琶歌的美丽的姑娘们，热情的后生们，我立即想到了我的老家的那些兄弟姐妹。演唱尚重琵琶歌的姑娘后生们与演唱洪洲琵琶歌的姑娘后生们叠加在一起，让我一时间不能将他们区分开来。我一下子找到了我工作的目标，也感觉到了我工作的责任。这些演唱琵琶歌的父老乡亲，演唱琵琶歌的兄弟姐妹，就是我工作的力量之源，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坚强背景。我就是为他们而工作的，为他们服务的。爱这片土地，爱演唱琵琶歌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爱琵琶歌，爱侗族文化，应该是我的情之所系，心之所系。抵洪洲六年，长耕不辍，或跌或起，或苦或乐，只为编辑这块土地的丰收和和谐，只为洪洲二万



八千人的微笑……或许我也要离开洪洲，可是在这301平方公里的责任田里，最最让我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依然是平架这青青之山，涓涓之水，淳朴之民和鼓楼里的故事和永远的琵琶歌。

余老师是一个性情中人。15年前，他任我们的高中班主任的时候，他的那份诗人的气质，那份敏锐的感觉，那份多情的情怀，至今还让我们班上的每位同学记忆犹新。或许也正是这样的性情，让余老师由一个中学老师成为一所大学的教授，成为一个著名的侗族作家；也正是这样的性情，让余老师一踏上平架的土地，一听到优美悦耳的琵琶歌，就不能忘怀，就情动于心，倾心于斯山斯人斯水，倾心于吊脚楼上侗族姑娘能歌善睐的眼睛，倾心于琵琶歌的悠扬婉转的旋律，倾心于侗家人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余老师的这份倾心，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契机，于平架而言，于三省坡下的侗家人而言的一个契机。我想，或许可以邀请余老师到平架采风，为这片原生态的土地做一点什么，为这里的保存完好的、原生态的侗族文化做一点什么。我的想法立即得到了班子里其他成员的赞同。经过多次的邀请，2005年10月，余老师终于专门到平架来进行采风了。一开始，我们也不敢要求余老师能为平架写成一本书，我想，哪怕就是只写出一篇文章，将我们的琵琶歌写出来，就已经够了。但让我没有想到的，余老师居然写出了一部近二十万字的专著，这真正是让我们班子成员感动了，也真正是平架的福气，是我们的琵琶歌的福气，是演唱琵琶歌的兄弟姐妹的福气。

余老师重履平架，却似故人，他用他的慧眼，用他的憨憨的笑，用他的多情善感的气质，把三省坡下所有的生命写进侗家人吊脚楼阁的炊烟里，写进琵琶的三弦间。

洪洲琵琶歌曾屡出国门，漂洋过海，唱响大江南北，但平架也迎进来，她用她特有的魅力迎来东南西北人，把黄发、黑肤、蓝眼睛云集一

起，为之忘情欢呼，为之感动唏嘘。每个倾听过洪洲琵琶歌的人，每一个到过平架、仰冲的人，都会为这里的原生态的文化，古朴的生活所感动。我的朋友，西安的花讯、赵建先生是洪洲琵琶歌最忠实的“粉丝”，他们每入黔必至平架，必为琵琶歌所陶醉，这两位异乡汉族人，听懂了侗语，学会了侗歌，常常向我感叹“平架归来不听歌”。

未晤平架，或许她只是一个琵琶歌的传说，可走在余先生的字句里，就如在九江河里沐浴，水是纯的，心是纯的，那琵琶弦间的音符如潺潺的溪流入心入肺，仿佛掬到一只鲜活的小虾，对平架的理解就会饱满和生动起来，爱惜和神往起来。

《平架——三省坡下侗家人的文化生活》叙三省坡下的山水人生，叙侗家人吊脚楼阁的炊烟，叙侗家人的崔巍的鼓楼，叙侗寨里缠绵的爱情，叙侗家人的肩挑背驮的古老的生活，叙侗民族的乘坐枫木舟溯河而上寻找高处的水的悠悠的历史，也叙为这片土地丰收而求索的人们的欢乐与哀愁，它是余先生写给三省坡下侗家人的一封长长的温馨的情书，或可作为我们在洪洲工作日记的一段。不管哪年哪月，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琵琶歌在字里行间弹唱，如丰收的打谷声，让我记忆不旧，欣慰常存。

琵琶歌将永远唱响在我的生命的征途中，是我的生命中最温暖的感觉。

2006年7月于黎平洪洲镇钟形山下
(程周烈系黎平县洪洲镇党委书记)

序一：让洪洲琵琶歌走向世界	宋维安 /1
序二：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琵琶歌	程周烈 /5
走向三省坡	/1
溯河而上	/11
六爽（上）	/27
九月笋节	/40
六爽（下）	/48
阳平	/56





- 九江 /68
- 九江少女（上）/76
- 九江少女（下）/85
- 九厥（上）/92
- 九厥（下）/101
- 杨梅节 /110
- 桥寨 /118
- 平架 /130

洪洲琵琶歌（上）/140

洪洲琵琶歌（中）/154

洪洲琵琶歌（下）/166

仰冲（上）/180

仰冲（下）/189

洞村 /197

洪洲（上）/206

洪洲（下）/217





附录一：洪洲琵琶歌选(石新民提供)/230

附录二：洪洲镇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概况(洪洲
镇政府办提供)/254

附录三：琵琶情缘——来自三省坡下侗族社
区的文化报告 石新民/258

后 记/271



走向三省坡

一脚踏三省。

公元二零零五年十月五日下午17点06分，我与侗族作家石干成、石新民一起，正站在海拔1336.7米的三省坡的最高处。

三省坡位于中国西南，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为雪峰山、越城岭、苗岭山脉过渡地带的最高峰，坡的西面是中国侗族第一县的贵州省黎平县洪洲镇，坡的东面是有天然森林公园美誉的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坡的南面是享有“桥廊之乡”称号的广西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独峒乡。三省坡的最高处也正是三省省界的交汇处。

我们现在就正站在三省交汇的焦点上。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热烈而明亮的阳光正慢慢敛去它灼人的光芒，变得柔和平静下来，千山万壑在柔和的阳光的梳理下，显得温顺敦厚，一列一列的挨挤着，依依的向远天透迤。在视线极目处，看不见山，也看不见天，而是一片灰浊中泛着红晕的苍茫。山融在这一片苍茫中，天也融在这一片苍茫中，就是太阳的光芒也融在这一片苍茫中了。一时间，你会感觉到天地是如此寥廓，岁月是如此悠远。你不知道天地是从哪里展开来的，也不知道人生是从哪里展开来的，但你又已经站在天地间了，又已经沐浴在阳光下了，又已经生活于人生中了。你永远也不能阅尽这一片苍茫，但这一片苍茫又永远环绕于你的



人生，你的人生必然的要在这一片苍茫中展开、进行。在苍茫的世界中，我是一粒思想的浮尘。我突然无师自通的吟出了一句诗，然后狡黠的充满意味的笑了。

站在三省坡上朝东边看去，一列险峻的山脉如一只弓起背脊的穿山甲，俨俨的刺入那一片苍茫中，这里属于雪峰山的余脉，湖南省的独坡乡就落拓于这一片岩壁下，我们不能看到村寨人家，但从漫山遍野的油油的绿意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一种生机，一种充满生命与生活活力的生机。由南边的越城岭逶迤而来的山脉在要汇聚到我们脚下时，突然旋了一下，悠然荡开去，从东与西两个方向与苗岭和越城岭交汇，在我们眼前拓出一片开阔的空间，将你的视线引向南方，南方，再南方，再南方的那一片苍茫中。西北向的阳光照在东南向的山野上，从容明朗，富于层次感、纵深感，可以清晰地看到广西的村落山乡，看到炊烟缓缓的从群山之中升起来，溶入青白色的天空中。有时候，你会感觉到那缕炊烟是那样遥远，你的视线怎样也追不到它，有时候你又觉得，那缕炊烟是那样近，就在你的脚下漂浮，仿佛有一缕已经挽在了你的手臂上了。鸡的鸣声，牛的哞声也已经渗透在这缕炊烟中了吗？

太阳沉着缓慢的向着贵州方向的山野滑去，原来是一片纯净的湖蓝色的天幕，正慢慢润漫成沉着粘滞的苍灰，泛红的阳光涂抹在厚浊的云层上，使这片沉着粘滞的苍灰天空又显出一抹柔和的亮色来，让人在这片无边无际的寥廓与浩大中，油然的感觉着一种暖意，一种温情。一登上山顶的那份兴奋与激情过去之后，我们平静了下来，怡然的感受着这种暖意，这种温情……

这种暖意与温情其实就是对天地自然的爱，对人生日子的爱，对生活的爱。当我结束三省坡的考察，在洪洲河边的榕树下，看着缓缓东流的河水，看着倒映在河水中的蓝天、山野，看着挽着裤腿在河

边浣衣的村妇，看着在河岸边的田亩耕耘的农夫，看着背着书包上学的儿童，我突然对三省坡上洋溢的那份暖意与温情有深深的感悟了。



一脚踏三省。
我们的身后是湖南
通道的独坡与广西
三江的独峒，而夕
阳正向贵州方向缓
缓西沉。

我们是环绕三省坡一大圈后才终于登上这 1336.7 米的高度的。

10月1日，我与干成一起在广西三江参加全国侗族地区经济文化协作研讨会，这是三省坡南面的侗族县城，2日，会议组织我们到三省坡下独峒乡的邕团村参加邕团款坪的揭幕典礼。站在国家级保护文物的邕团风雨桥上，可以看到一列列的西北——东南向的山脉，悠然的安卧在孟江河两岸，孟江河如一条闪亮的带子，柔柔的在这些山脉间穿行着，向南方流去，流向更南方的柳江，更南方的珠江。这些山脉都是从三省坡蜿蜒而来的，是三省坡主峰的余脉。著名侗族款师、侗学研究专家吴浩说，由邕团往上走不到十里，就到他的老家高定村了，这是广西方在三省坡麓的最大的侗寨。第二天，会议又组织我们到林溪乡去参观天下第一廊桥的著名国宝程阳风雨桥，参加三江县第二届程阳桥侗乡哆耶游活动，我们在林溪乡驻地的几个村寨徜徉了一整天，观看了冠洞村民为我们专门进行的民俗表演，并参加了冠洞村专门为我们举办的百家宴活动。